

一
号坑道
钟表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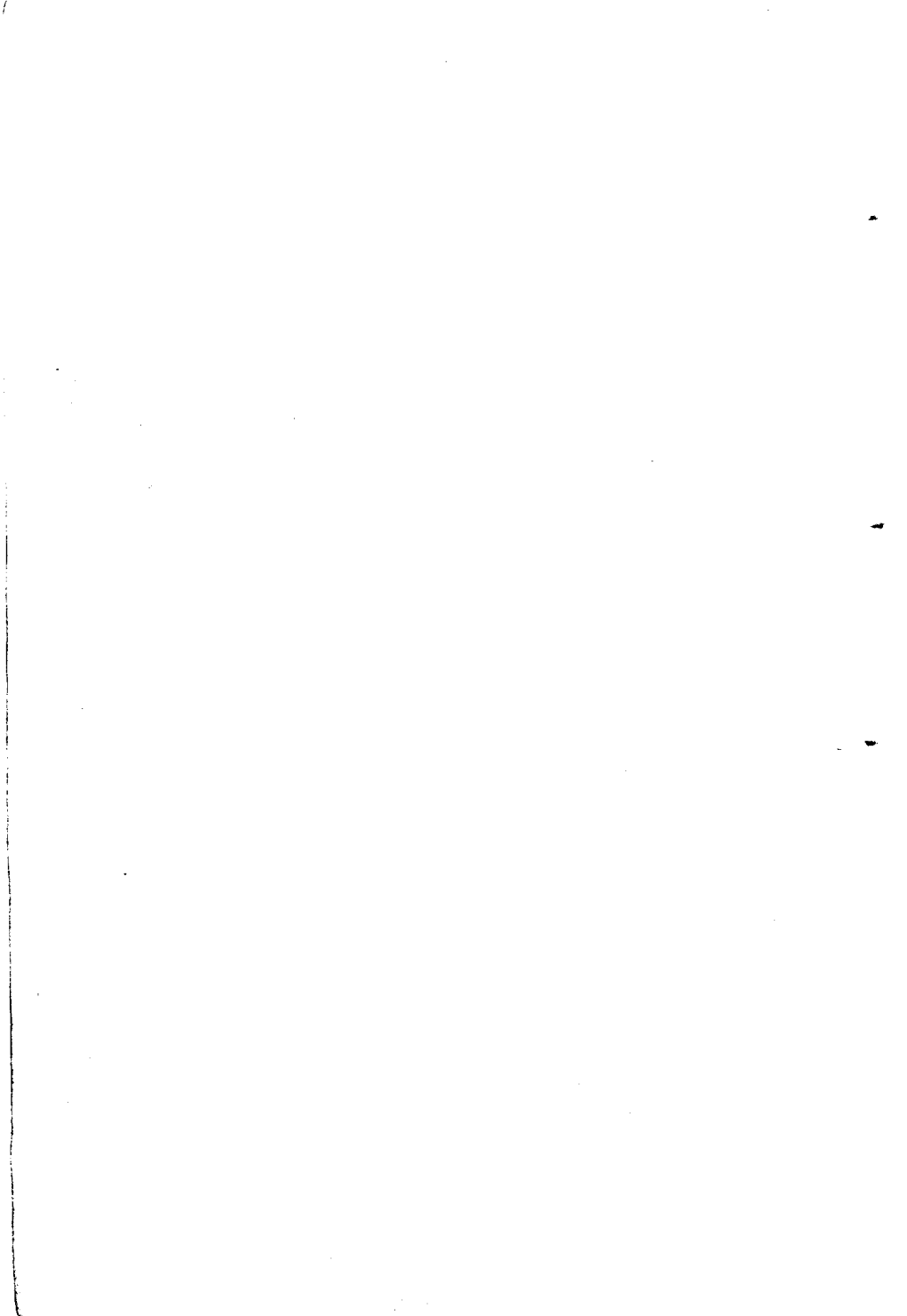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71 • 河内

奠边府一号坑道鍾表匠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71 • 河内



寫 在 前 面

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〇年這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越南民族的歷史發生了重大的根本變化。一九四五年，在取得民族獨立之後，越南人民不得不進行兩次爲抗擊殖民主義侵略者的抗戰：第一次抗戰，反對法國殖民者，以一九五四年的奠邊府大捷而結束；第二次抗戰，反對美帝國主義，正在進行中。在槍聲從不停息的環境下，越南民族在完全解放了的越南北方，開展了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新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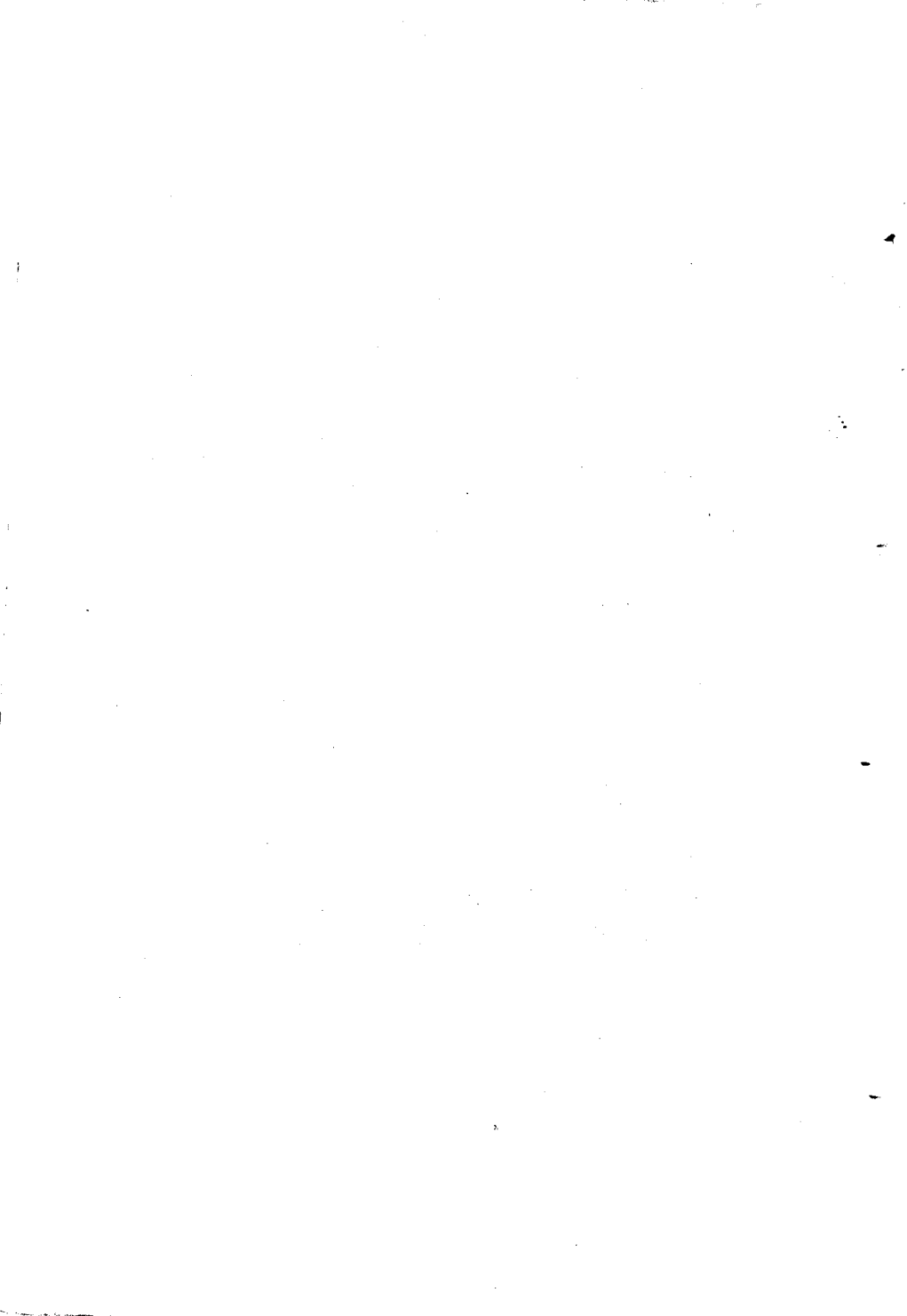
這是越南社會的現實，是爲人民、爲革命服務的現實主義文學的題材和內容。

本集選輯了許多作家的短篇小說共十九篇，他們有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前的作家，有的是革命成功時才開始寫作，有的是在艱苦的抗戰年代或者建設社會主義的環境裏出生長大的。

戰爭連綿不絕，作家隊伍大部分是新手，短篇小說又是傳統文學中所沒有的新體裁，因之，在這方面，越南革命文學雖比過去有所發展，但畢竟還是一個開端。這個選集主要是向讀者介紹越南的歷史環境及越南人在嚴峻考驗中的生長梗概，而沒有奢望介紹出色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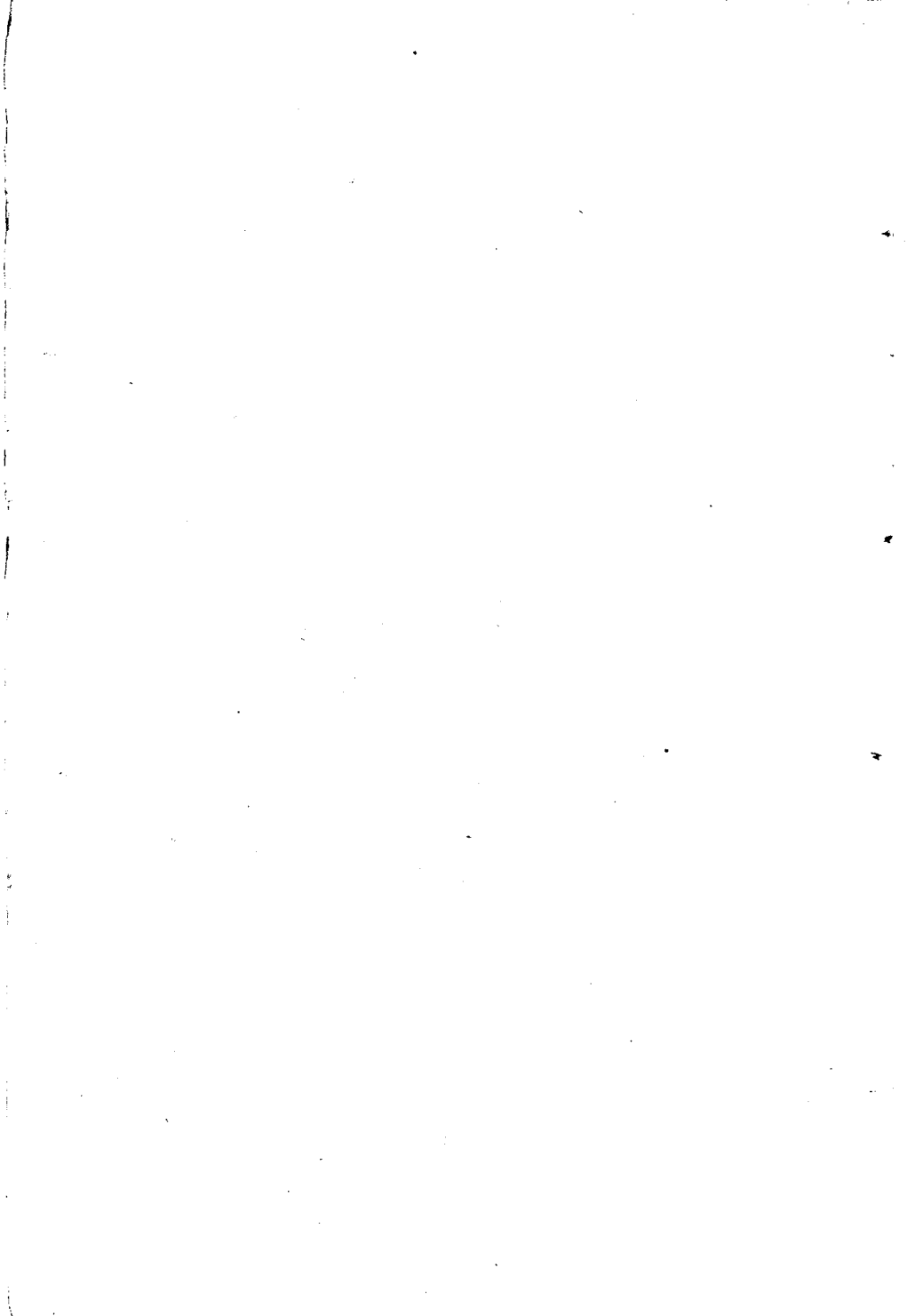
越 南 外 文 出 版 社

一九七一年八月



目 录

捡来的妻子	奇 璧 (9)
眼 光	范 真 (25)
向导老人	阮庭诗 (41)
家 信	冯 秀 (47)
阿甫两口子	范 强 (59)
莫边府一号坑道钟表匠	友 强 (94)
抢 收	裴 强 (109)
乡村女教师	香 泉 (123)
干 女 儿	阮 凯 (136)
姐 妹 俩	武氏娣 (163)
嘲戏艺人	阮世芳 (177)
灯塔看守员	裴德爱 (198)
阿 坚 哥	阮 坚 (214)
沙 甫	麻文康 (246)
社主任办年货	朱 文 (265)
雨 声	阮氏如庄 (280)
林边月影	阮明珠 (297)
地 下	武黎梅 (315)
路	春 程 (331)



捡来的妻子

金 麟

过去，一到模糊看不清人脸的傍黑时分，阿庄就收工回来了。他晃里晃荡地走在崎岖的小路上，这条小路经过一个菜市，通向从外地来聚居的人的村子。

他边走边微笑，一对细小的眼睛，迷迷糊糊地望着斜阳，两边下腭往下坠，微微颤动，使他粗笨的脸，总是闪现着一种有趣的、凶狠的表情。他有个边走边自言自语的毛病。他为所想到的事儿独自嘟囔着、叹息着。

村里的小孩，一看到那个粗大的、跌跌撞撞的身影从菜市的一角走过来时，就都涌上去，围着他，叫叫嚷嚷地笑起来了。

“阿……庄……哥！伙计们快来呀，庄哥回来了！”

“庄哥，抱抱我……”

“庄哥，喝过酒了？”

“阿庄哥！庄哥！”

有的在前，有的跟后，拉拉扯扯；有的搔他的胳肢窝，有的拖住腿不让走。阿庄只是仰着脸，一味傻笑。

这个村子，每到傍晚时分，总有这么片刻的闹腾。

可是近来，孩子们没有哪一个想出来接阿庄了，他们全都垂头丧气地坐在墙脚下，连动也不想动，阿庄在苍茫的暮色中，疲惫地一步一步走过来，棕色的破衣披在胳膊上，光秃秃的脑袋倾向前面。一天的辛苦、忧虑，都压在他那熊背一样宽的脊梁上。

饥荒不知什么时候蔓延到这个村子了。逃荒的人家，从南定、太平等地，顶着席子，拖儿带女，互相扶持，黑压压的象幽灵一样走来，横七竖八地躺在菜市的草棚下。人象倒下来的稻杆一样成批死去。上菜市或下地去的村里人，没有哪个早上不看见路旁躺着三四具干瘪的、卷曲着的死尸。

空气里充塞着垃圾潮湿的腐臭味和死尸的臊膻味。

在这种因为饥荒而变得阴暗暗的环境中，一个傍晚，村里人忽然看到阿庄带个女人回来。他的脸上好象焕发着一种异样的喜悦，隐隐微笑，两眼闪烁着光彩。那个女人走在他后头约莫三四步。她挟着一个小筐子，头微微低下，破旧的草笠斜遮着半边脸。她有些害臊，溜溜湫湫地走着。几个小孩子觉得新奇便跑出来看。阿庄怕他们又象过去那样胡闹，忙板起脸孔，摇头表示不高兴。小孩子停下步，望望阿庄，又望望走在他后边的女人。突然有一个喊起来：“阿庄哥！”阿庄回过头来。那个孩子又直着脖子叫起来：“两口子呐！”

阿庄不禁笑起来：

“调皮鬼！”

那个女人好象很不高兴，她锁起两眉，拉了拉衣裾。

菜市的十字路口，到了傍晚就越显得萧条、荒凉。从田野吹过来的阵阵晚风，无限凄凉。街道两旁矮趴趴的房子漆黑，没有哪个人家点灯烧火。在榕树和粗刺刺的木棉树下，幽灵似的人影来回踟蹰。在菜市空地的几棵木棉树上，乌鸦凄切地阵阵哀鸣。

望着走向码头小村的阿庄和那个女人的背影，村里人感到很奇怪，都站在门槛里张望着议论着。好象他们也猜到了两三分，一张张阴暗、瘦削的面孔，顿时闪出一缕笑意。仿佛有一种新奇的、令人欣慰的东西透进他们的饥饿的、黑暗的生活里。有人长叹一声，另一个低声轻问：

“谁呀？……莫不是四大娘老家来了人？”

“不是吧，四大爷在世时，可从来没见过谁来走动。”

“奇怪？”

静了片刻，有人突然苦笑起来。

“莫不是阿庄的女人？说不定真的是他女人呢。看她羞羞答答，怪有意思的。”

“唉！这样的年月，还搬这玩艺儿回来。谁知道能活得过这个日子吗？”

人们默然不语。

那个女人，好象知道周围的人正在望向自己这边。她更加不好意思，走路也不自然了。阿庄也知道这一

点，可是他却为此而扬扬得意，神气活现。女的嘟囔了一句，他便转过来问：

“什么事？”

“没什么。”

他也嘟囔地说：

“有什么叫他们这样好看呀？”

说着突然停下步，前后左右张望着。

“庄哥！老庄哥！……”

在一道黑洞洞的门框里，有个光秃秃的头儿探出来大声喊道。阿庄连忙转过身来。

“这样晚才回来呀？屋里坐吧。”

阿庄站下来推辞道：

“改天再来。”

光头向女的那边一扬，挤了挤眼睛，打趣地问：

“怎么回事呐？”

“熟……熟人嘛。好了，老兄，改天谈吧。”

他转身急忙跑去赶那个女人，好象犯了什么羞人的事，得避开人似的。女的走到一座破庙前，阿庄叫道：

“喂，拐向这条路嘛。”

“这一条？”

“嗯。”

两个人默默地拐向一条小径。这小径很深，两旁是高耸的竹丛，幽静、舒畅。他想和女的吐露一点情意，但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尴尬地尽搓着手，走在女的旁边。女的不吭一声，两眼沉思地望着前面。头上，风吹

竹叶，一片索索；脚下，干叶子沙沙作响。

有那么一阵子，阿庄好象完全忘记了日常饱受痛苦的、黑暗的生活，甚至忘记了正在威胁着的、可怕的饥荒，忘记眼下的年景。此刻，他的心充满着对身旁那个女人的情意。在这个穷苦的男人身上，仿佛出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新奇的东西，好象有一只手轻抚着他的背脊，轻抚着他的肌肤。

“快到了？”女的突然问道。

“快了。”

“家里还有谁？”

“只有我自己和妈妈。”

女人不禁笑道：

“只有我自己，又有妈妈，看你象小孩子似的！”

他也笑起来：

“这也是。”

扯得相当亲密了，阿庄更挨近女人，想了一会，突地扬起紧握在手里的小瓶儿，夸耀说：

“今晚儿点的油。”

“真阔气。”

“没多少。两角钱，真贵。可是不要紧。”

“别大手大脚的。”

阿庄一咋舌：

“新夫新妇嘛，屋子也该亮点儿，难道天还没黑就钻了进去，嘻嘻……”

“鬼东西。”

女人向他背脊啪的一声打了一下，沉下脸。

男的得意地直着脖子哈哈笑。几条狗被吓了一跳，钻进竹丛里，伸出咀儿大吠起来。阿庄捡起一块砖头，一扬手，猛力扔过去。

“妈的，尽吠什么！”

“还没到家呀？”

“还差远呢。”

“天呀！”

女人皱着脸，跺着脚。男的却扑哧一声笑了，用力推开路旁的一道柴门，叫起来：

“到了！”

女的默默地跟他走进园子。野草丛生的园里蹲着一间冷冷清清的屋子。女的举目四望，干瘪的胸脯鼓了起来，抑制住一口长气。阿庄快步走到屋门前，把一片破烂的竹竿门放过一边，跨进屋，收拾床上、地上乱七八糟的衣服和碗碗罐罐，边收拾边向她笑笑：

“没有女人，家就是这个样子！”

女人稍微抿咀，淡淡一笑。阿庄殷勤地拍着床沿说：

“坐！坐下，别生分了……。”

女的依了他，轻轻地坐在床沿。两个人突然感到怪不好意思的。阿庄直愣愣地站了好一会，蓦然想起什么，转溜着眼珠，慌忙走到当院嚷道：

“今儿个老娘怎么回晚了！”

他急得团团转，一忽儿到巷口去张望，一忽儿又走

进当院，向屋子里偷偷瞥一眼。女的仍然挨床沿坐着，两手牢牢地抱住那个小筐子，悲容满面。他心想：“怪，她干吗这样闷气？唉，干吗这样闷气？……”他吐了一口唾沫，独个儿微笑着。见她坐在屋里，直到此刻，他还怀疑不是事实。难道他有了妻子了？嗨！这件事他是料不到的，他只随便谈了两次，却成了夫妇……

最近以来，他给“联团”①拉板车，往省上运谷子。每次走过谷仓门前，总看见几个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他估摸她们是捡谷子的或者等人来雇佣的。有一回，他曲背蹬腿，吃力地拉着满载谷子的板车上坡，随口唱了句号子解累：

誰想吃白米飯、豬肉團呀，
快來和我拉呀拉板車。嗨！

他原本无意吊谁的膀子，可是那几个姑娘却哈哈大笑，推着一个姑娘的肩膀：

“他叫你呐！要吃白米饭、猪肉团，快去给他推板车呀！”

这个姑娘撒泼地说：

“白米饭、猪肉团？喂，我家男人，说真的还是吹牛呀？”

阿庄转过头来，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笑道：

“真的，想推车就快来！”

姑娘忽一下站起身，蹬蹬地跑来给阿庄推车。

① 給日本法西斯征購谷子的承包公司。

“真的就推嘛，怕啥。是吧？我的男人。”

说着瞟了他一眼，嘻嘻地笑着。阿庄乐得不行。从出了娘胎以来，还没有哪个姑娘向他笑得这么深情哩。

第二回，阿庄刚卸完货，坐在菜市大门口喝茶，只见一个姑娘不知从什么地方快步走过来，站在他面前，绷着脸数落道：

“撒谎，这样的人也会撒谎！”

他举目望她，莫名其妙，认不出是谁。那天，她衣着破烂不堪，人瘦瘪得厉害，灰暗的犁铧型脸只看见一对眼睛。

“那天，吹个响亮，可连个影子也不见了。”

呵，记起来了，他咧开咀巴笑：

“那天吃不成，今天吃嘛。嗯，坐下来吃口槟榔吧。”

“吃别的，不吃槟榔。”她站在他面前，还是那样撒泼。

“来，想吃什么就吃。”他拍拍口袋，“钞票有的是！”

她深深凹陷的双眼顿时亮了起来，高兴地说：

“真的吃啊！好，吃就吃，怕啥。”

她于是坐下唏哩哗啦一口气吃了四碗模子糕，半句话不讲。吃完，拿起筷子在咀上打横一抹，舒了一口气：

“嗨，好吃！你回家嫂子见钱少了，可要你的命。”

他笑着说：“我哪来的女人。我讲句笑话，想跟我回去，就和我把货物装上车，一道走。”

阿庄以为这只是说个玩儿罢了，没想她真的跟着回来。开头，他有点犯愁，心想：粮食这么困难，自身尚且难养，何况又多把咀吃。后来不知他怎么想，一咋舌头：

“嗨，管它那么多！”

当天，他带那个女人上城里的街市，出钱买给她一个小筐子装了些零星杂物，还上馆子吃了个饱饱的，然后推车回来……。

*

阿庄突然停下步来倾听。巷口有咳嗽声，一个老大娘从竹丛外哈腰弯背地走进来。她一边走，一边嘀咕着计算些什么。阿庄见了娘，象小孩子似的欢叫起来，然后转向屋里：“妈回来了！”三步当两步出去接，“今儿个，妈为什么这样晚才回来？叫我等得好心焦。”

四大娘眨巴着眼睛望住阿庄，缓慢地问道：

“有啥事啦？”

“进屋里再说嘛。”

老大娘心神不安地跟儿子走。到院子里，老大娘愣住了，更加疑惑。奇怪，屋子里干啥有个女的站在她儿子的床头旁？干啥称自己做妈妈？看样又不是小女儿阿杜！到底是谁呢？老大娘眨了眨眼，想使眼睛明亮些，因为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好象模糊了。她再一次仔